

逆流集

——潘毓成杂文集



逆流集

——潘毓成杂文集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逆流集

——潘毓成杂文集

*

人民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63/4 字数 133,000
1984年 4月第1版 1984年 4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309·20 定价 0.96元

序

这本小书里所收集的是我近年来写的部分随笔及杂文。这些文字绝大多数是对日常生活见闻的感想与批评。可说不是顺流而下的颂歌，而是逆流而上的激调，故起名《逆流集》。

这些杂文曾分别以笔名“成语”、“水逆蕃”、“黄回”或“乘言”先后在台、港或北美洲的报章和杂志上发表过。全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是较早期在台湾报刊发表的，其风格和观点与第二辑在香港和北美洲报刊发表者，若或略有不同，但仍可说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合编为一集。

“逆流”是激荡的，逆水行舟是费力费神的。“逆流”所激起的浪花，需要不停地冲击，才能一再展现。而这些“浪花”也多少反映了我个人思潮的点滴与过程。收集在此，无非是敝帚自珍之意，希望读者多多教正。

作 者

第一辑

目 录

序

第 一 辑

钓鱼	1
上课和考试	3
唐人街	5
公共汽车	7
老年人	9
慈善家	11
服装	13
红笔	15
离婚	16
床铺	18
诗登雷公园	19
照相	21
火车	23
洗澡	25
电影院	27
海滩	29
青草地	31
游艇	33

贴广告	35
老城	37
老年婚姻	39
晒太阳	41
礼貌	43
摘水果	45
电话	47
交通	49
枫叶	51
医院	53
木屐	55
随地吐痰	57
长发	59
杂志	61
中餐西吃	63

第二辑

生存哲学	65
“灰狗”旅程	69
自由社会种种	72
谈罢工	75
讲价自由	78
从人才过剩谈起	81
过境琐谈	84
中奖的故事	86
两步路五种人	88

哪一国人	91
“文明”的财富分配	93
爱的世界	99
更衣的哲学	100
他是懦夫吗	102
如此叛徒	104
糖与茶	106
洋阿Q评传	108
语言及其他	117
饮水	119
谁是酒鬼	121
另一个洋阿Q	123
吸手指头	129
瘾	131
松鼠和海鸟	133
动物园	135
华语在北美	137
寻根热	141
天才与才干	143
生而平等	145
加薪有感	147
公不忘私	149
生力军和面包虫	151
侨胞，难胞!	153
狗与人(寓言一则)	155
成名捷径	157

“打”的天下	159
济世奖卷	161
空中巴士	163
开门办学	165
打老师	167
医生与医保	169
知识与迷信	171
从罚票说起	173
该醒醒了	175
“和平”新解	177
饭碗问题	179
训子遗言	181
琴韵心声	183
知识分子	185
再谈知识分子	187
漫谈“闲话”	190
孙中山或筑路工人	194
少年自杀问题	197
夫妻与老少	201
寒暄	203

钓鱼

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有个伦敦城(London)，为了和英国的伦敦有所区别，我们通常叫它为小伦敦。小伦敦也有泰晤士(Thames)河，这里的泰晤士河小得可爱，大约只有三、四十公尺宽，河道曲折，河畔有垂柳与青草地，河内有游鱼、有景色的倒映。

数年前“河畔垂钓”是这儿中国学生的一大时尚。成群结队的垂钓者，为河畔增添了不少热闹，而河中鱼之多之大，令人难以置信。如果运气好，十来分钟就会有鱼上钩，而钓到四十公分长的大鱼并不是奇事。不知道这些是什么鱼，只觉得有点象鲤鱼。任何人钓到了鱼，总会叫大伙来一块儿共尝。擅长烹饪的，借此机会大显身手；没有去钓又不会煮的，动口不动手，坐享其成，也无人厚非。

每次钓鱼很少有我，但吃鱼总少不了我。我之所以不热衷钓鱼，一来因我耐性不够，二来因技术不好，三来对在钩上挣扎的鱼，有时有不忍之心。既然不忍心杀鱼，怎么忍心吃鱼呢？借他人之手杀之，而已食之，岂止残忍，简直奸诈。大概人有时就有这种不可解的矛盾吧。

西洋人吃鱼很偏，鱼市上卖的鱼，种类寥寥无几。象在泰晤士河中钓来的鱼，他们通常是不吃的。

不吃那里的鱼，并不就表示不喜欢在那儿钓。相反的，洋人在那河畔垂钓的仍不少。他们钓到的鱼，有时送给我

们，有时再度放生，其实负了伤的鱼，谁知道还能活多久？有时干脆留在河畔或丢进垃圾桶。在一般人心中，鱼的命是不值钱的，鱼的资源更是滔滔不虞匮乏的。爱垂钓者，最大的乐趣恐怕就在享受鱼在钩上挣扎的一刹那吧？这种乐趣得来不易，必须由鱼类付出生死边缘的痛苦挣扎。谁叫鱼儿们不会哀号更不会说话？否则或能唤起人们恻隐之心或好好商量一番，而用速战速决的办法来让它们上西天。谁叫人们总觉得鱼类资源丰富，而使它们有横尸河滨的惨局？又谁叫万物之灵懂得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1972年3月18日）

上课和考试

西洋大学上课的一大特点,是不论共同讨论(Seminar)或讲课(Lecture),都鼓励学生发言,而学生更是争相发言。教授把握住学生有话就让其说的原则,而学生则把握有话就要向大家说出来的原则。学生提出来的问题,不一定要由教授来回答,同时教授也不一定能回答,但是他们不以无法答复学生的问题为可耻的事。学生也绝不假定教授一定强过学生。他们认为教师只是一种职业,其职责在传授知识而已。在讨论问题上及人格上,学生和教师立于平等的地位。他们反对树立教师的权威性和其高高在上的地位,因为这样可能妨碍到真理的阐明与传授。如果把“尊师”看得比“重道”还要紧,对他们来说纯粹是本末倒置的事。

他们非常看重个人的意见和批评的精神,这可能就是要大家尽量发言的重要原因之一。一篇报告或文章,不管写得多么详实、明晰,文字写得多么流畅、美丽,如果缺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想法和批评,换言之“言之无物”,则仍属下品。他们敬重的是有思想的报告者,而不只是一部完美的录音机或传声筒。

课堂里有人吃东西、抽烟、把腿架在桌子上,但是绝少人私下谈话或看与上课无关的书籍。这儿上课你不耐烦了,随时可以离开教室,教师不但不过问而且视若无睹。

迟到了不必含羞带愧地偷偷溜进来，因为教师不记你迟到的帐。以点名来考察学生勤惰作为评分标准之一的事，绝少发生。他们以为在大学里求知识是个人的权利，享不享用此权利是他个人权限内可决定的事。他们也相信教室外仍有获得相当知识的可能性。洋学堂上课的情形，可说是师生平等，不拘表面形式和知识公开与非强迫性的观念的反映。

大致说来，加拿大大学的考试比美国学校的少；加国学校比较不注重整体划一经常制度化的考核，而看重个人个别的指导和专攻。尤其文法科通常做文章及写读书报告，很少堂上考试。即使是堂上考试，有时也准许自由参看书本和笔记的。他们着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推理的能力，不太强调记忆力。考试为荣誉制度，有时让学生把考卷带回家做。在此做堂上考试的监考员，与其说是“监考员”不如说是“服务员”来得更名符其实。因为学生绝少有要让你监视的必要，你可以接到一份交上来的白卷，但绝少看到挟带小纸条或交头接耳的情形，这难道不是他们的骨气和人格足以令人敬重的地方？

(1972年3月18日)

唐人街

中国人足迹遍世界，可以由遍布全球各大都市的唐人街（Chinatown）得到印证。所谓唐人街乃是中国人聚居的地方，通常以餐馆和杂货店的营业见称。北美洲的唐人街通常位于城市里最古老的地带或市区中心，这点似乎说明了中国人的不但走得远而且来得早。

温哥华（Vancouver）的唐人街是全加拿大最大的。单以商业地区来说，大约占有七百公尺长的一条街。在这条街附近还有一些零星散布的中国商店以及华人住宅区，构成一块占地不小的华人区。唐人街上的店铺不外餐馆、杂货店、菜铺、肉铺、手工艺店和中文书店等。

中国人到这儿来，可以吃到自己做不出来的中国菜，说得更确些，也许该说广东菜，因为多半为广东餐馆；也可以买到平常在洋菜场买不到的中国食物；更可以浏览中国的手工艺品和书报杂志。中国人是否因思乡而来唐人街，不得而知。但是唐人街或许可以浇解一点乡愁，不然就引起一点乡思，不管怎样，它是维系中国感情的一线。

外国人多半为了观光而来唐人街。喜欢吃中国食物的洋人，满腹而归后，会有再来的时候，可是对于中国的手工艺店，不少洋人却觉得不需一再去观赏，因为他们难得发现有新东西出来。看到几样中意的东西买回去后，就无重复再买同样东西的必要。以中国人的眼光看来，手工艺

店中卖的东西，多半是仿古的艺术品。不错，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超群拔萃的传统艺术，值得向外国人夸耀和展示，但是中国岂止这些？现代中国人的创作呢？被“西潮”淹没了？我们怎能让西洋人对唐人街的印象只是吃，只是玩赏中国传统的古物？我们怎能让外国人的印象只是一群只会“向后看”，只知抬出祖宗的光荣史绩来“与有荣焉”的人？

(1972年3月18日)

公共汽车

国内的人也许想知道一些关于国外公共汽车的情形。一般想象中以为既然私人小汽车很多，那么公共汽车一定很少了吧。其实不然，以温哥华来说，只要不是市郊偏僻的地方，就有公共汽车到达，而平均十来分钟就可以等到一班车。

这儿的公车似乎比台湾大，位子很多，除了上下班和上下课的时间外，你买不到站票。上车的门在车头，靠近驾驶位旁边有个金属筒，你把预备好的二十五分零钱丢进筒内，就算买了票。路边没有卖票亭，车上没有车掌小姐，只有司机一人负全责。下车的门在车中间，是个自动开关只能出不能进的门。车上的窗户，不管冬、夏，通常紧闭，很少人去开它；冬天车内有暖气，但是夏天可没冷气，乘客热得忍不住了才会去开窗户。

车子开起来感觉上比台湾的公车慢得多，大概是因为每个区段（block，大约只有一百五十公尺）都有一站的关系。所以要搭车不需走太多的路就可以找到车站，但是坐上了车，因为停的站数多，故要到一个地方，花在车上的时间也就无形中增加了。招呼站多的原因，大概是他们宁可多花时间在车上，而不愿花在步行上，这何尝不是机械化的一个象征？

招呼站上的牌子，只有号码和一个或两个主要街道的

名字，而牌上的号码及街名就是该班车的名号；不象台湾的站牌详细地告诉了你汽车行走的路线。因此如果对街道不熟悉的话，在此乘车可真难，恐怕只有求计程车才能解决这困难了。这何尝不是对乘客招呼简洁而不明瞭的一种表现？又何尝不是公营交通事业扶植私营的一大德政？

乘客以老年人、年轻学生及小孩为多。可是也有不少在闹区上班的年轻人，大概是嫌在闹区开车不方便，故“因公而忘私”坐上了公车，慢慢地摇去又摇回来。有不少心肠很好的司机，车子走动了，看见还有人追来，就停下来等；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上下车，他们总是走出驾驶位来扶持。夜间行车，如果车上乘客稀少，而司机口渴了的话，他会在小店门口停下来去买杯咖啡回到车上喝，有时还会问乘客要不要他带。这些岂不就是洋人的人情味？

(1972年3月18日)